

情義遠在天邊

□亞 碧

1. 那年，我初到曼谷，爲了應付日常用語，不得不找了一位林姓老師教我泰語。有一天，我照常到林老師家去上課，一進大門，發現有位少女坐在那裏。

林老師笑盈盈地介紹：「這是洋嬌，已經跟我學了一年泰語。」

對方緩緩起身，雙手合十，用泰語向我問候。「這是亞碧，初來曼谷，你們一定會說得來。」林老師把我介紹給洋嬌。

以往一小時的課我覺得很長，因爲林老師站在那裏，教我讀一個個字母，我雖是付了錢的，仍覺一對一的教學太浪費，心有不安。而那天，和洋嬌一起上，卻自在多了，似乎林老師教兩個學生，其辛勞會較有價值。

從此，我便常與洋嬌見面，不知不覺間，我們成了好朋友。

地下有流水，人間有苦痛。我眼裏的洋嬌，彷彿就正處於痛苦之中。她只有二十一歲，正當人生蔥龍歲月，花一般年華，舉手投足，言談笑語，應該充滿青春活力，但洋嬌不是的，她那大大黑黑的明眸內，時不時閃過幾絲恐慌，一些憂傷。

洋嬌確實很漂亮，一張圓面孔，白白淨淨，五官俏麗端正。還有那披肩的長髮，烏黑濃密，令人產生撫摸的衝動。

有一天，我們外出碰上大雨，路面積滿了水，交通一下子堵塞起來，洋嬌說，她的住處離這裏不遠，邀我去那裏暫避一下。

洋嬌的外祖父是生意人，有四位太太，這棟五層高的大屋住了許多人。洋嬌說她前兩年住在這兒，三樓仍留著一個她的房間。

「那現在住在哪裏？」我有點疑惑。

「碧姐姐，總之我現在不住在這裏了。很後悔到泰國來，但現在讓我回去，又不甘心。」

洋嬌大致透露了她的身世：她母親八歲的時候，外祖父回到中國帶走了外祖母。母親長大後，由伯父母作主，嫁給一位中學老師。婚後不久，母親發現丈夫與他人有私情，一直啞忍，生下長子、次女及洋嬌後，母親便半身癱瘓了。

在洋嬌高考落榜的第二年，外祖母的弟弟，洋嬌口中的老舅回國探親，見到洋嬌家的情況，經不住洋嬌母親的懇求，最終答應幫三兄妹中的洋嬌辦理出國手續。

洋嬌初到曼谷時，外祖母對她比較照顧，外祖父月月給她零用錢，其他家人雖討厭她的到來，但明着也不好說什麼。慢慢時間長了，外祖父的熱情退卻，洋嬌感到經濟上要仰仗別人實在痛苦。

她外出工作過。一間旅遊公司看在她老舅的面上收了她，但洋嬌泰語說不來，英文又不行，不能讀不能寫，只好跑跑腿腿做做雜活，每月掙的錢正好與外祖父停發的零用相等。公司裏的小職員將她當難民看待，對她的收入之微更是譏諷嘲笑。洋嬌憤然辭去工作。後來，她也學過做髮型，也到餐館工作過，但這些工作被外祖父知道，認爲有辱門庭，逼她停工：「你有地方住，有得吃，還不安分知足，整日在外亂跑什麼？」

全家人中，僅有外祖母是真正心疼她的：「洋嬌，等你出嫁時，我給你五十萬銖作嫁妝。」五十萬銖？對一貧如洗的洋嬌是多麼誘人的數字啊！這日後將到手的錢，她興奮地做過一番打算。

2.

人之真快樂，在家庭中。洋嬌很羨慕老舅有個溫暖和諧的家。她也很想有真正屬於自己的家，有一個疼愛她的男人永遠伴着她。

從洋嬌來到曼谷之日起，老舅就在爲她物色

男人，不過，對洋嬌有興趣的，都是些讓她一聽就夠一看就怕的中老年男人。這些人初見洋嬌，便將她由頭到腳地看，似要弄清楚她的真實「斤兩」。顯然，他們在乎的是洋嬌的青春美貌，洋嬌也深知自己的價值僅在於此。這些男人，沒有一個家裏是沒有太太的。

上高中時，洋嬌曾暗戀過一個才華出衆的男同學，她的心爲他燃燒了整整兩年。他考上大學，走了，再沒見過，也許，他已有了心上人，他不會知道，曾經有一個少女，洋嬌將心中的初戀獻給了他。

來曼谷後，在林老師處，她曾經對一個從中國來的男孩子有過好感。她掛念他，見到他時，卻又不敢注視他。如果他主動一些，她很想摸到他的懷中，向他哭訴內心的一切、一切……可是，又有什麼可能呢？那男孩子的境況更不如她，兩隻破漏的小船拴在一起，遇到風浪，會更加顛簸，沉入水底的危險會更大。

我一連三周沒有在林老師家見到洋嬌了，她雖給了我們她外祖母家的電話號碼，但我們知道她不在那兒，而且想到她外祖母家那一張張冰冷的臉，我和林老師都不敢打電話去。

當我又一次去林老師那裏，得知洋嬌身體不舒服，她約我周四去她住處。林老師遞給我一張紙鈔及洋嬌的地址：「洋嬌來時常帶禮物給我，這錢你幫我買些水果，並代我向她問候。」

在一個古老街市附近，我好不容易找到了洋嬌的住處。房間還算寬敞，地板清亮潔淨，光腳踩上去涼涼的很舒服。房內一張雙人床，一個小衣櫃，一張桌子，較奢侈的物件，恐怕就是那個擺放在窗戶旁邊的冰箱了。

我席地而坐，喝着洋嬌倒給我的冰水。她看上去氣色還好，不太像有病。她切開兩個芒果，也坐到我對面的地板上。

我們閒聊了一陣，洋嬌說：「碧姐姐，你中午不要回去了，我們叫兩碗牒條來，我冰箱裏還有鵝肉和半條清蒸魚。」

「好的，只是給你添麻煩了。」

「沒什麼，他不來的時候，我不常煮飯，隨便吃點兒冰箱裏的東西。」

他？他是誰？我看了一眼洋嬌，她也自知說漏了嘴，一陣不安與沉默。

「他爲我租了這裏的房，每周六來陪我一天，其餘時間說不定。」洋嬌終於開口說起了「他」。

「你結婚了嗎？洋嬌。」

「碧姐姐，今天別問我了吧，我以後讓你見他。我告訴你，你會寫文章，他也想與你做朋友呢！」

3.

在老舅給她介紹了一打半男人後，她心灰意冷了。無望中，她同意了李先生。他給她的印象要比其他人好些，舉止較文雅，目光也不那麼放肆，尤其是，他答應將來正式娶她做第二房太太。一個周末的下午，我應李先生的邀請，在一家餐廳與他們見面。洋嬌打扮得很漂亮，一套純白色紗裙，一雙白色皮涼鞋，顯得她美麗可人，她那天也比往時要表現的活潑些。

李先生叫了幾樣小菜，有海鮮、雞、涼菜拼盤等，他不時往我們的杯子裏添冰加飲料。李先生大約五十開外，保養得很好。他身上美中不足的，是那個圓鼓鼓的肚子，皮帶只能象徵性地紮在肚眼下方。當他與我提起他太太時，洋嬌藉故走開了。

「我太太是個不壞的女人，很能幹，我有今天的小小發達，她幫了我不少。可是，年齡愈大，竟愈和她說不到一起去。我到底是個唐山人（指是華人血統），她是十足十泰人，從未去過中

國。」

「你因爲和她說不來，才找得洋嬌嗎？」我看他一口流利華語，說話還算誠懇，便也直爽起來。

「不完全是，太太只生了兩個女兒，她有毛病，不會再生了。在洋嬌之前，我曾找過兩個泰人女孩子，都是生活習慣合不來，又不本分，讓我給斷了。其中一個聽說後來生了個女嬰，我看也沒看，給了她們一筆錢，讓她去另外嫁人。」

「我家業說大不大說小不小，沒有兒子，始終是人生一大憾事。爲那兩個泰女，太太與我鬧到感情幾乎完全破裂，唉……」

李先生的深重煩惱，在這一聲嘆息中暴露無遺。

「你太太知道洋嬌的存在嗎？」

「會猜到一點，她說懷疑我常藉故不回家，是在外邊又有了女人。」

「如果你太太知道了堅決反對，你怎麼辦呢？」

「很快就有結果了，再有幾個月，洋嬌可以生了，如生下男孩，我就正式娶她，太太反對也沒道理，我又不是停妻再娶。」

噢！原來洋嬌不舒服是因爲懷孕。

「李先生，如果洋嬌生下的是女孩呢？你不娶她了嗎？」

「哪裏，哪裏，只要洋嬌真心對我，我不會對她負責任。」

此後不久，李太太發現了洋嬌的住處，時不時去找李先生，經歷一段時間的不愉快，洋嬌真的病倒了。

「碧姐姐，我怎麼辦呀？外祖母不喜歡我給人做小，不理睬我了，老舅要李先生現在就正式娶我，可李先生不肯，說要等我生下孩子再說。」

「你和李先生感情到底有多深？你愛他嗎？」

「說什麼愛不愛呢？情義遠在天邊，我這輩子不會遇到什麼情深義重的男人了。況且，我已有了他的孩子……他每次來，除了有時帶我出去吃吃飯，基本上都是在這房間裏糾纏我。他不在我覺得孤獨，他在我也覺得孤獨，有時真想跑到馬路上去，讓車撞死我好了。」洋嬌說着這些話時，眼淚靜靜地，不斷地滾落下來。

洋嬌早產，住進了醫院。我和林老師匆匆趕去探望。望着洋嬌憔悴的面容，無神不安的目光，我們心裏很難過。

早產兒要做些特殊護理，大家都沒有見到嬰兒。聽門外的聲音，是李先生的：「護士小姐，三號房的女人到底生的是男嬰還是女嬰？」聽得出他很焦急。

「女嬰，是個女嬰，剛才已經告訴過你了。」護士語帶不耐煩，她的拖鞋跟「得得得」地敲着地板遠去。

好一陣寂靜，靜得能讓人感覺到汗毛孔在排放熱氣。終於，外面樓道又有了腳步聲，那也是遠去的腳步聲。李先生走了。

床上的洋嬌輕輕抽泣起來。突然，她呼吸急促，嘴唇漸漸發紫。醫生來時，她已處於半昏迷狀態。醫生說她的心臟有問題，先讓她休息幾天，然後作徹底檢查。

洋嬌的孩子剛過滿月，一天，林老師打電話來：「亞碧嗎？洋嬌去世了，明天下午三點，我在她外祖母家附近的那間寺廟等你。」

我不願相信那是事實，然而，盛裝躺在棺材裏的不是洋嬌又會是誰呢？洋嬌在這個寺廟裏接受超度，很快將被爐火熔成灰燼。

洋嬌是心臟病發，趕往醫院途中，死在老舅的房車裏。

亞碧，左腦教研古希臘哲學，右腦駕駛新聞戰車，心靈品味文學藝術，著有《錯配》等作品。

波斯行(外一首)

□曾偉強

在西天之西的東方
比古老更古的文明
曾經燃亮時代的波斯帝國
東起印度河 西臨巴爾幹
南抵亞丁灣 北達高加索
以刻刻出的版圖
用詩唱誦的歷史
現已走向共和
以書劍引領新時代
而新時代又回歸傳統

黑袍背後
掩映俏麗臉龐
綻開真誠笑靨
男女老少熱情好客
大城小鎮親切迎賓
發自內心的祝福
一杯甜茶 一片麵包
是安拉的教誨
還是人性本善
是未污染的民風

聽哈菲茲的詩

設拉子
葡萄酒的代名詞
上酒的小二
是釀客也好薩吉也罷
都已成為歷史
再也聽不到哈菲茲的詩

薄暮輕吻詩人的墓園
儼然天堂花園
年輕人如常聚會
唱誦波斯李白的詩篇
「薩吉啊，起來吧！把酒杯給我拿來！」
而大詩人不知
「諾亞方舟」已擱在博物館

是詩仙也是酒仙
冷眼蒼生醉卧紅塵
誰又會料到
優美詩句成為卜辭
指引伊人前方路向
全因哈菲茲就是《古蘭經》的代名詞

哈菲茲長眠的花園
瀰漫着「甜蜜的音樂，美好的詩句。」
「在這並非永存的世界上！」

曾偉強，香港自由撰稿人

神奇江上起異波

江波，讓我相信神話。

□陶萌萌

知道江波這名字的時候，就覺得神奇。

那大約是一九八五年前後，一次省裏組織了一次創作學習班，一些爲廣東書刊雜誌投稿的來自全國各地的作家都來到廣州，各大出版機構文學雜誌編輯部派了編輯參加。我沒去，可是有同事去了。回來說起江波，神乎其神。

江波是位四五十歲的作家，來自江浙一帶，六年前已經被醫生診斷爲肝硬化晚期腹水，他知道自己不久人世，於是離開城市上山跟着和尚修行去了，一年後肝硬化消失，兩年後天眼開了，居然發掘出蘊藏在身體深處的特異功能。

這次來參加會議，就是準備完成以真人真事爲藍本的靈異小說。創作班在廣州沙河一間酒店。一天晚飯後，年輕的作家們一起散步，大家七嘴八舌地逗江波說你真有特異功能？那你給我們顯露顯露。當時他們正好散步經過十路路墳場附近。江波不置可否，卻稍稍環顧左右，突然跑前幾步，彎腰，兩手緊緊攥在身後，好像背起了一個人，他大聲說：快看，看到沒有？我身上有個人！

有幾個作家真的看到他身上一個模糊的身影，啊？聯想到這裏正是戰死將士的大墳場，大家毛骨悚然！但是，江波還在繼續叫大家快看！

一時間有人慌了手腳，驚魂出竅，逃回了酒店……就在會議期間，有一位來自江蘇的作家收到家裏的電話，說兒子失蹤了，要他趕緊回家。很多作家請江波「作法」，於是江波要了孩子的名字，睡下以後，他的腦海裏就開始出現了兩個字bp，到了下半夜，這兩個字越來越清晰，他起身把它寫在紙上，第二天交給那位準備回家的作家。

過了一段時間，江波收到那位作家的消息，說那天江波寫的兩個字bp，正是兒子最後靈魂安息地。兒子乘船在長江支流落水（原因不詳），最後屍首被沖到很遠的一個叫做bp的小鎮的河灣處，被一棵大樹截停……

一直，江波的名字如雷貫耳，見到他，是在一九八九年年頭，因爲母親生病，我從香港回廣州，又跟着一位作家老朋友到深圳他家找他。那時他已經在深圳大學教書，好像教的是人體科學，幾個月後，北京發生了一個事件，學校主張創立此學科的校長被調走，這個專業下馬，江波也從此被開置起來。這是後話了。

那天，他一如我就問：帶了媽媽的照片嗎？帶了她的貼身物件嗎？

哦，不知道哦，全都沒有。

他沉吟着。我突然想起我帶了一本，是從媽媽枕頭底下拿來路上看的。江波接過那本書，呼啦一聲拉開北窗窗簾，對着天空連續呼喚我媽媽的名字，我看到他的眼睛在迅速眨動，手指在來回點觸那本書……然後他緩緩回過頭來，皺着眉頭問我：你說的是左臂？

我點頭，醫生是這麼說的。不對哦。說完他又重複剛才的動作，之後坐下來，呼出一口氣來，說，你母親左臂裏有個一公分乘兩公分的囊腫，他用拇指和食指比畫了一下這麼厚，他用拇指和食指比畫了一下，我看就像一根鉛筆芯一樣厚，他接着說：裏面的液體是酸性的，沒有什麼大礙，讓他吃些車厘子，慢慢就會好的！但是，你母親的右臂上方那片黑色的部分，問題大哦……

我一下子懵了。原來被醫生視爲猛獸的左臂只是一塊酸性的液體的包囊，多吃些車厘子就會好的！我牢牢記着他的話，左臂問題不大，高興興回廣州了；而右臂的問題，我半信半疑，難道醫生看不到嗎？

幾年後的事實證明當時醫生忽略了的右臂出現了致命的病灶……江波的話太準了，比醫學儀器還精準！我們成了朋友。有一次我在深圳見到他，他說：你們香港的小甜甜給我來電話了，她講話很快，人很爽快，她第一句話就問：你講普通話還是上海話？我說普通話，於是她用普通話跟我說話我爲她尋找她的丈夫王德輝。

江波說，龔如心派人把他接上飛機，在太平洋上空轉了一圈……江波對我說：王德輝沒有了。不是在大平洋裏。

那一九九〇年。一九九二年初我懷孕了，我打電話的時候順便告訴了他。過了一個月，我又打電話給他，原本想說說媽媽的事情，可是電話一接通他就連聲說：掉了掉了。

我愣了。他說你聽到了嗎？你的胎兒沒有了。我一下子明白了，那時候差不多是第三個月，但是，噁心反胃的感覺已經消失十天了……後來我住進廣華醫院，再三仔細檢查，證實胎死腹中……

嚴重地對我說，mm你要小心啦，你母親的腦細胞正在迅速死亡，這可是件大事哦。

他叫來我們家子女和保姆一起圍着母親，他低頭默語，我知道他是在把我們年輕人身上的能量傳輸給我的母親……但是，一切都來不及了。不久以後的事實又一次證明了他的預見。母親昏迷了將近一個月便永遠閉了我們。

母親走後，他便不再到廣州我們家住。有時候我還會到深圳大學他們家去看他。自從一九八九年以後，他一直沒有教書，就在學校住着，偶爾寫一兩篇作品，我看了，都是他自己那些聾人聽聞的故事，說起來的時候很好聽，可是他寫出來，就變得淡淡的，沒什麼讀頭了……

英雄莫問出處。我一直不知道江波的身世，甚至不知道一九八五年以後他的故事，更從不打聽他的家鄉、他的家人的情況，只知道他在深圳有個養女叫小紅，原先是個小保姆，後來到工廠上班，回家給他買菜煮飯照顧他，就不給她打工錢了。小姑娘還不錯，單純活潑開朗快樂。

因爲工作忙，也沒什麼正經事麻煩他，想介紹點生意一給他，但是聽說有一次爲客人看廠房風水，因爲用腦過猛竟然當場昏倒……於是我便不想叨擾他。過了幾年再打他家電話，竟回答這個號碼無人登記……多年來，我一直記着他曾經的忠告。

他說，女人喜歡戴玉，但不是任何一塊玉都適合自己的，他說你把自己喜歡的玉拿給我看看讓我鑑定一下你再戴。我知道他不僅會鑑定，而且會調整加強玉的能量，可是不喜歡配飾，所以便沒有麻煩他。他說，人的心地要純淨善良，不可存有壞念頭，不可損人利己，更不可冤冤相報……

他說，氣功其實很簡單，只要排除雜念，意守丹田，任何什麼都可以做。但是我的心總靜不下來，雜念翻滾不停，於是我也沒做到。

……

哦，緣來緣起，緣去緣盡……江波，大家口中的江老師，你永遠是我心中的神奇，我敬重你。

陶萌萌，香港自由撰稿人

逢星期日出版

本版園地公開，歡迎惠稿。舉凡短篇小說、散文、詩歌、文學翻譯、作家評論、文壇動態述評，均受歡迎。因篇幅關係，文長請勿超過五千字，詩（每首）以五十行之內爲宜。稿件一經刊出，即酌致薄酬。投稿請至t1902617@hotmail.com

